

西南民族研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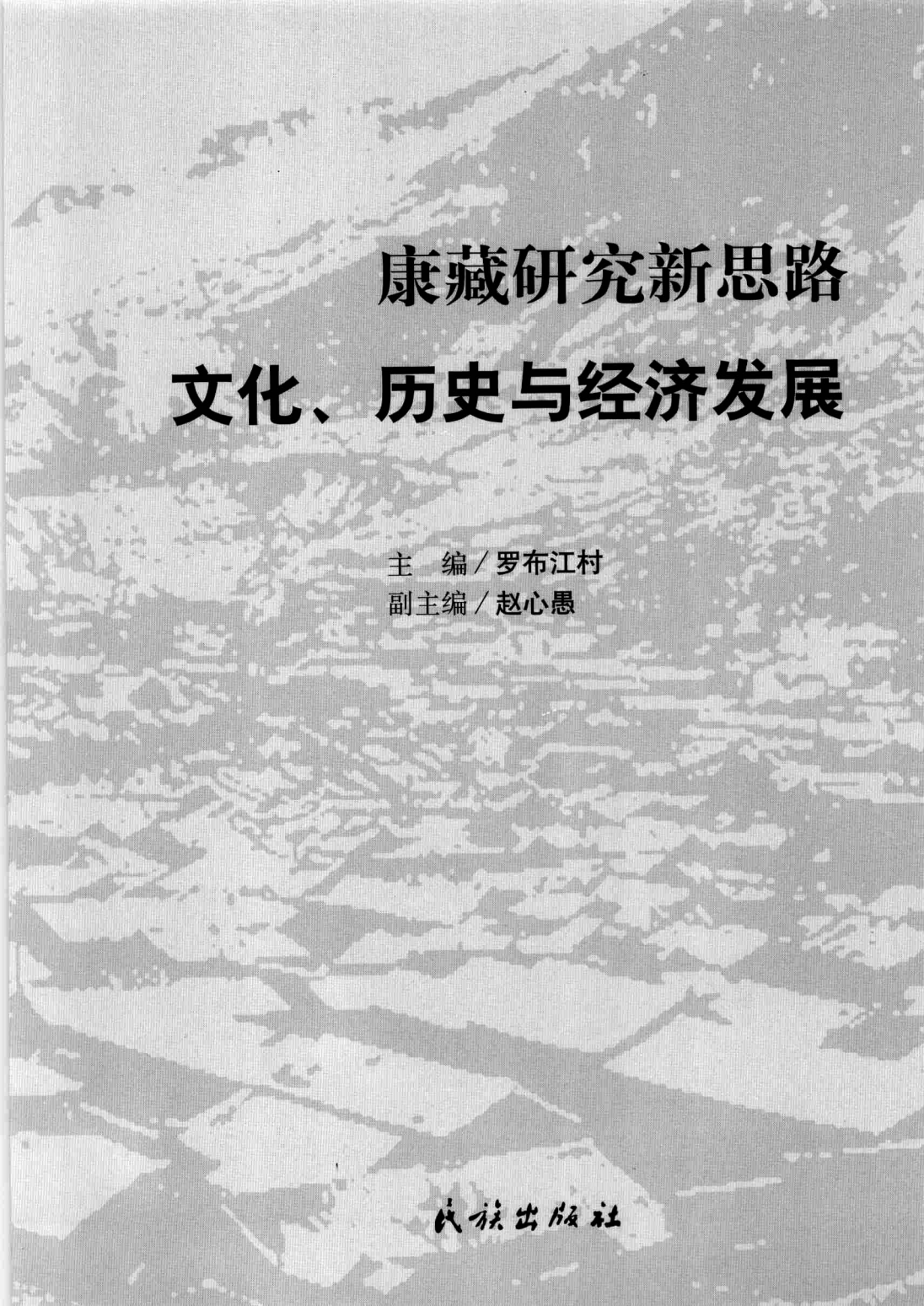
康藏研究新思路

文化、历史与 经济发展

主 编 / 罗布江村

副主编 / 赵心愚

民族出版社



康藏研究新思路 文化、历史与经济发展

主 编 / 罗布江村
副主编 / 赵心愚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藏研究新思路：文化、历史与经济发展/罗布江村
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9

（西南民族研究书系）

ISBN 978 - 7 - 105 - 09593 - 3

I. 康… II. 罗… III. 藏学—甘孜藏族自治州—国际学
术会议—文集 IV. K281.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4864 号

康藏研究新思路：文化、历史与经济发展

编 者 罗布江村 赵心愚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欧 泽

封面设计 吾 要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mzchs.com

投稿信箱 gongqianlan@sina.com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58130047

010-64211734 (发行部)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15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875

字 数 42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5 - 09593 - 3/C·290 (汉 263)

定 价 4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康巴学”的提出与藏学界的回响

——兼论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杜永彬 / 1

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

——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 / 石硕 / 26

试谈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的意义 / 贺先枣 / 42

试论康巴文化与建立康巴学研究 / 戴刚 / 48

康区研究:从边缘理解中心的“缺失” / 尼玛扎西 刘源 克撒 / 57

乾隆《雅州府志》中的西藏篇目及其资料来源 / 赵心愚 / 72

民国时期拉萨地区的汉人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及其他

——以拉萨土地庙的两块民国中期匾文为中心 / 王川 / 82

19—20 世纪滇西北盐、牛及奴隶的交换与政治

/ 施帝恩 (Stéphane Gros) / 107

乡城、稻城土头统治的由来及其嬗变 / 秦和平 / 116

论清政府在玉树地区推行的千百户制度 / 桑丁才仁 / 144

从德格土司及其家庙看德格地区的政教关系和特点

/ 贡保扎西 / 169

论构建香格里拉生态旅游经济区 / 泽波 / 182

关于“稳藏必先安康”的经济学思考 / 王怀林 / 203

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解释模型

——以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为例 / 郑长德 曹梓熾 周欣 / 244

论行政村文化室建设与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行政村文化室建设为例

／庄万禄 段晓慧 / 265

稻城亚丁“安管”等民族民间文化现状及其抢救 /张超 / 277

阿坝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张东升 / 290

中壤塘觉囊文化型旅游目的地的打造潜力及实现路径 /庄春辉 / 307

阿坝州藏学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阿根 / 323

川藏地区藏传佛教基本特点新议 /杨嘉铭 / 331

“神圣”的焦虑

——藏区东部旅游开发中的传闻、记忆与神山 /汤芸 张原 / 348

神秘的阿坝州原始民俗祭祀活动 /马成富 / 398

莲花生大师对藏传佛教的贡献 /白玛措 / 412

综述绰曲德钦林寺的发展史 /夏吾李加译注 / 431

浅析藏传佛教与近代物理学的时空观 /还格吉 / 448

试析四川藏传佛教僧人支持红军长征的重要因素

／王海燕 喜饶尼玛 / 460

藏彝支系民族本是同根生 /宾秀英 / 474

扎巴语的使用情况及其发展趋势 /尚云川 / 491

社区性社会教育及其启示 /陈波 / 502

“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克建 尹邦志 / 529

“康巴学”的提出与藏学界的回响

——兼论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杜永彬

一、“康巴学”的提出及各方的反应

（一）“康巴学”的缘起

2004年8月，本人在《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发表了一篇论文：《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该文分为四部分：导论——康巴文化和康巴学；国外康巴研究之路；国外康巴研究的新进展；国外康巴研究评论。这篇文章在不经意中提出了“康巴学”的概念，并有两处、三段文字阐述“康巴学”。该文“导论”的第二节“康巴学是中国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上国内外学者对康巴的探险、考察和研究，尤其是民国时期以任乃强、谢国安、李安宅为代表的藏学先驱对康区的研究，奠定了康巴研究的坚实基础，逐渐形成了‘康巴学’。中国藏区按方言划分为三大区域。藏学研究的分支理应划分为卫藏研究或卫藏学、西藏学，康巴研究或康巴学，安多研究或安多学。康巴学，就是研究通行康方言的康巴藏区的学科。它是藏学的重要

分支，是中国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康巴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康巴地理、康巴历史、康巴文化、康巴宗教、康巴经济、康巴政治，也包括对国外的康巴人、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的研究以及国外的学者的康巴研究等。”

“在 21 世纪，中国藏学界在康巴研究领域的使命和责任，首先是‘知己’——真正弄清‘我是谁’，认识和把握康巴的特点、康区的区情、康巴研究（康巴学）的现状。其次是‘知彼’——一是真正弄清‘你是谁’，了解和认识卫藏与安多的特点、卫藏与安多研究、中国藏区区情、国外藏人与国外藏学；二是真正弄清‘他谁’，了解和认识兄弟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认识康巴所处的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康巴研究，促进中国藏学的繁荣。中国藏学研究人员不仅要了解康巴、认识康巴、研究康巴，而且要对康巴研究——康巴学进行反思和总结；不仅要了解和掌握国内康巴研究的进展、前沿和动向，还要了解和掌握国外康巴研究的进展、前沿和动向。这样才能对康巴和康巴研究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才能把握康巴文化和康巴学的特点、规律和走向，从而形成具有地方特色和国际水准的康巴学。”^①

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第三节写道：“中国藏学工作者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学者的康巴研究传统，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康巴研究成果，加强对康巴藏区的研究，促进康巴藏区的发展，提升康巴研究的整体水平，形成康巴学的完整体系，繁荣祖国的藏学事业。对国内外康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康巴藏区的本土学者之间、与国内外康巴研究学者之间

^① 泽波、格勒主编：《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397～398 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书中还刊载了本书作者辑录的《国内康巴研究论文索引》（1949—2004 年）。

进行精诚合作，为康巴的发展服务，以康区已出版的地方志为基础，深化康巴研究，早日出版《康巴百科全书》、《康巴名人录》、《康巴学》、《康巴史》和《康巴通史》。”^①

2006年6月22—23日，由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在成都召开的“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康巴学”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在会上，四川社会科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李绍明先生（费孝通先生的学生、曾任四川省社科联主席和四川省人大常委）在大会“学术主题发言”中，向参加研讨会的全体代表非常严肃地指出：“康巴学”的概念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先生在2004年首届“康巴文化研讨会暨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首次提出。在《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一文中，杜永彬先生对康巴学的定义、内涵和学科体系进行了初步界定。他认为康巴学就是研究通行康方言的康巴藏区的学科，包括康巴地理、康巴历史、康巴文化、康巴宗教、康巴经济、康巴政治和国外康巴研究等内容。从学科定位来看，它是藏学的重要分支。在本次会议的主题发言中，杜永彬先生针对会议的讨论热点，在追溯国内外学者对康区研究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次重申了提出“康巴学”概念的理由。他强调指出，“康巴学”的提出是藏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比“康巴学”的名称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人类学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出发，加强对“康区”和“康区的人”的全面研究。至

^① 泽波、格勒主编：《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428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本书作者在这一段的一条注释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康巴研究还有待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笔者撰写《国外的康巴研究》和辑录《国内康巴研究论文索引》（1949—2004），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并将在此基础上撰写《康巴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于“康巴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前景，杜永彬先生以“藏学”的发展历程为例，在类比中暗示了他的美好憧憬。李绍明先生在会议主题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康巴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他认为，随着康巴研究的深入发展，将“康巴研究”发展或更名为“康巴学”的条件和时机已基本成熟。把康巴学视为藏学的分支和二级学科，对拓展和深化藏学研究、健全藏学体系、发展康巴研究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来自四川大学的石硕教授在会议主题发言中也提出，“康巴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提出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学术启示性和建设性意义，有助于拓深藏学研究领域。^①

这是第一次召开的以康巴藏区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分为3个“专题组”，第二个就是“康巴学与康藏历史专题组”。大会组委会委派笔者担任该专题组的“评议人”之一，并担任本次研讨会的4位“学术主题发言人”之一。（见《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实事求是地说，李绍明和笔者都是“康巴学”的首倡者。依据是：李绍明和任新建两位先生联名撰写的文章指出：在“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在本文笔者之一的李绍明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杜永彬的联合发言中，提出了应将当前的‘康巴研究’发展和正名为‘康巴学’的倡议”。贺先枣先生在文章中写

① 李克建、尹邦志：《“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7）。由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6月22-23日在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北京、陕西、青海、四川、台湾等地以及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的专家和学者近10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提要63篇。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社会经济发展与旅游”、“康巴学与康藏历史”和“宗教与文化艺术”3个专题，就康藏地区的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经济、文学、语言、艺术、地理以及族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道：在“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以我国著名藏学专家李绍明、杜永彬为首的一批学者，有感于国际藏学持续升温，安多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石硕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在2004年9月举行的“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我国资深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杜永彬研究员在联合发言中，提出了建立和开展我国‘康巴学’研究的倡议”。李绍明先生之所以宣称是杜永彬第一个提出“康巴学”的，理由是：笔者在《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那篇文章中首先提出“康巴学”；石硕教授所说的“联合发言”提出的“倡议”和贺先枣先生的说法，李绍明先生认为都没有形成文字发表。^①

（二）各方的反应

没有想到“不经意地提出的‘康巴学’”，会在中国藏学界尤其是研究康巴藏区的学者中产生如此热烈的反响。

表示认同者有李绍明、格勒、任新建、石硕以及甘孜州社科联的贺先枣、戴刚等，他们分别发表文章阐述了建立“康巴学”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及学术和政治意义。会后，李绍明先生和任新建先生发表了《康巴学简论》专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康巴学研究的基础”和“康巴学的定位”。作者指出：“卫藏、康巴、安多三大藏区既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004年夏在四川康定举行‘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已就康巴文化的特征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会学

^① 李绍明、任新建：《康巴学简论》，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贺先枣：《试谈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的意义》，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思考——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载《西藏研究》，2006（3）。

者认为‘康巴学’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康巴研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既有较坚实的研究基础，又日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而‘康巴研究’就学理而言，亦即‘康巴学’正如‘安多研究’，近年来经过甘藏学界同仁的努力已取得显著成就一样，‘康巴研究’理应奋起直追，为共同弘扬中国的藏学作出应有的贡献。”“康巴学的建立已属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康巴学理应成为藏学的分支或可称为藏学之二级学科”。“我们认为将康巴学定位为藏学中的分支或二级学科的理由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杜先生对康巴学内涵的表述基本可以成立，同时，还应加入关于康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与互动研究等内容，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充实完善。这正如当代将客家学作为汉学中的分支或二级学科，不仅丝毫无损于汉学的整体，相反更能使汉学发扬光大，获得良好的发展一样。将康巴研究发展为康巴学，或更名为康巴学，不仅丝毫无损藏学学科的建设，且对拓展和深化藏学研究、健全藏学体系、发展康巴研究，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它只能使中国的藏学更加丰富起来并获得更为充分的发展而绝无负面影响。”文章指出：“我们似可以对康巴学作一基本定位，那就是：康巴学是藏学的分支和二级学科，是以康巴藏族和康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学科，它与藏学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作者还指出：“从总体上看，尽管国内对康巴有长期的研究和很好的基础，且对康巴的研究正日益加强。但由于种种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康巴的研究时张时弛，发展迟滞，力量分散，近年来才受到较多的关注。尤其是随着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兴起，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开始对康巴文化的本底调查、深入发掘，促进了学术界对康巴研究的深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收获，人们愈来愈多地认识到康巴研究的地域独

特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愈来愈感到康巴研究其实刚敲开了大门，尚未登堂入室。许多待解之谜，需要更深入地调查与研究；许多濒临消亡的古老文化遗存，亟须进行抢救性调查保护；许多人文与自然资源需要妥善地开发。以及如何解决康区的发展滞后问题、生态保护与建设问题、传统的继承与革新问题等等，都有待进行深入研究。”^①

作为康巴文化的核心区域和康巴藏区研究的中心，甘孜州学术文化界的反应更为强烈。2005年4月，甘孜州社科联成立时，以州社科联和四川省社科院甘孜州分院的名义，向州内外社科界发出了《关于建立康巴学——致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倡议书》。《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发表《“康巴学”诞生了》卷首语：“2004年8月29日，在甘孜州举办的第四届康巴艺术节期间，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省社科院和甘孜州联合举办的首届‘康巴文化研讨会暨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来自北京、四川、云南、青海、西藏等省区的专家、学者、作家、音乐家、齐集一堂，围绕‘康巴文化与康区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各抒己见，对康巴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在本次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一致提出了建立‘康巴学’的构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还以《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为题作了大会发言。他在发言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藏区按方言划分为三大区域，藏学研究的分支理应划分为卫藏研究或卫藏学、康巴研究或康巴学、安多研究或安多学……，康巴学就是研究通行康方言的康巴藏区的学科，它是藏学的重要分支，是中国藏学的

^① 李绍明、任新建：《康巴学简论》，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

有机组成部分’。观点一经提出，得到了同行的充分肯定，格勒、降边嘉措、马丽华、李绍明、任新建、王怀林等学者认为‘康巴学’研究的条件与时机已基本成熟，作为康巴文化发祥地的甘孜州应当在‘康巴学’研究上率先一步担当起历史重任。”康定师专“决定从2006年4月起，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的特色栏目‘康藏研究’改版为‘康巴学’，作为‘康巴学’的研究阵地”。^①从2006年第3期起，原来的首要栏目“康藏研究”改为“康巴学”专栏。2006年6月在成都召开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四川省社科院甘孜州分院和甘孜州社科联将他们于2006年6月编辑印制的《康巴学研究文选》分发给与会学者。

甘孜州社科联副主席、致力于宣传和研究康区的学者贺先枣发表文章，阐述了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的意义，作者认为，李绍明和任新建联名发表的《康巴学简论》的发表“为建立‘康巴学’这一学科体系举起了旗帜，奠定了建立‘康巴学’这一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只有在‘康巴学’学科体系建立起来以后，才有可能对什么叫‘康巴文化’、康巴文化的内涵及外延、康巴文化研究涵盖面等问题进行回答；才有可能对‘康巴’这一地域所出现在历史和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现象作出解释。因此，建立‘康巴学’学科自有其重大学科意义……。”“康巴学”的提出，“是藏学研究深度的深入，是藏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康巴学’的出现，无疑让藏学研究更为丰满，更为多姿多彩”。“‘康巴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康巴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康巴文

^① 《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康巴学”诞生了》，载《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2）。

化的发展、繁荣。”“纵观对‘康’或‘康巴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门学科的研究是大有前途的，是一门具有很强活力的新兴学科。”“建立康巴学这门学科，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① 甘孜州社科联的学者戴刚撰文论述了康巴文化与“康巴学”关系及建立“康巴学”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康巴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康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几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康巴学”的研究价值。^②

2006年6月22-23日，由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在成都召开的“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康巴学”作为研讨会的主题之一，主办单位将李绍明先生、杜永彬和石硕列为全会的3位主题发言人，集中阐述了关于“康巴学”的见解。笔者在主题发言中阐述了三點：康巴学是藏学的一个分支和有机组成部分；康巴学的提出是中国学术繁荣和藏学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构建康巴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民族报》发表了笔者关于康巴研究和康巴学的主要论点。文章在《“康巴学”：一个学科抑或一门“学问”？》标题下写道：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于2004年首次提出“康巴学”这一概念。他认为“康巴学”就是研究通行康方言的康巴藏区的学科，包括康巴地理、康巴历史、康巴文化、康巴宗教、康巴经济、康巴政治和国外康巴研究等内容。

① 贺先枣：《试谈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的意义》，载《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2）。

② 戴刚：《试论康巴文化与建立康巴学研究》，载《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3）。

从学科定位来看，他是藏学的重要分支。这一提法得到了同行的充分肯定。格勒、李绍明、任新建等学者都认为“康巴学”研究的条件与时机已基本成熟。^①

石硕教授发表文章，阐述了提出“康巴学”的学理基础、人文基础及提出“康巴学”的背景与意义。文中说：“对近年学术界提出的‘康巴学’这一新的学术概念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康区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特点作了分析讨论。认为‘康巴学’的提出有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是藏学研究不断深入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既是以康巴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为依据和基础，也反映了人们对康巴研究价值的认同度的提高及当前康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文章认为，‘康巴学’的提出富于启示性和建设性，它不但不会削弱藏学，反而会丰富和扩展藏学研究的领域与层次。故有关‘康巴学’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开展讨论。”他相信：“对此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藏学的特点及内涵，同时对丰富和拓展藏学研究的层次及结构体系将会起到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作者指出：“是否将对某一对象或门类的研究称作‘学’并非出自某一权威机构或人物的认定，而往往是约定俗成，是出自人们逐渐形成的共识与认同。此外，还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对一些对象及事物门类的研究开始并不称为‘学’，而是随着后来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入、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研究队伍的相对固定，才逐渐被人们称为‘某某学’。这正如鲁迅所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学’的产生有相同道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巴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学理上并无问题，

① 杜永彬：《康巴研究的反思与前瞻》，载《中国民族报》，2006年7月7日。

相反，我们可积极地将其看作是藏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有益和建设性的信号，它可触发我们对康巴研究之对象、领域、路径及其在藏学中所居地位等问题的进一步反省与思考。”“康巴学”的提出“缘于康巴文化本身具有的突出特点及丰富内涵”。“需要指出，并非所有对独特事物或对象的研究均可成为‘学’。对特殊事物及对象的研究是否能成为‘学’，通常还取决于另一重要条件——人们对它的认识程度尤其是对其特殊价值的和意义的发现与认同的普遍程度。近年‘康巴学’被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还在于人们对康巴的‘发现’——即对康巴地域文化丰富的内涵、独特的研究价值的认识及认同程度的迅速提升。”“对康巴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特殊藏族区域的研究，不仅会对藏学有特殊的贡献，同时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及如何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存’^①等这些人类共同关系的重大主题，也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这恐怕同样是促成‘康巴学’概念被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背景。”“‘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一个新的学术动向，它是当前藏学以及人们对藏学内涵的认识水平达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此概念的提出本身富有建设性和积极意义，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但‘康巴学’毕竟是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它提出的依据和基础是否充分，以及应当如何进一步认识和界定其内涵、特点、范围和价值等这些问题，也都有待学术界进一步展开讨论。”^②

① 任新建：《康巴文化的特点与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见泽波、格勒主编：《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② 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载《西藏研究》2006（3）。

持不同意见者，主要有冉光荣、喜饶尼玛、王川、彭文斌等。四川大学教授冉光荣先生提出，既然藏语三大方言区称为“卫藏”、“安多”和“康”，就应当称为“康学”而不是“康巴学”，藏文的康巴特指康区的男人，康巴学是研究康巴男人的学问；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认为，“康巴学”应当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一门学科；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认为，“康藏研究”已形成一个品牌，宜继续沿用“康藏研究”而不是“康巴学”；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木雅贡布先生认为，康巴是指康巴人，应用“康区研究”，康区研究与藏学的关系如人的肢体与躯干的关系；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彭文斌博士认为，提出“康巴学”是否排斥康巴研究或康区研究。对此，本人都一一作了回答，并阐明了理由。不过，上述持不同意见的学者都还没有形成书面观点，没有发表文章。

研讨会上，专家和学者们围绕“康巴学”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而精彩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康巴学”的提法、内涵界定、学科定位及其与藏学的关系等问题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就康巴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多次提出自己的疑问——康巴学究竟应该定位为学问还是学科？如果把它界定为一门学科，从学科设置和建设角度讲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不仅需要同行们思考和讨论，而且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充分论证。甘孜州社科联的贺先枣秘书长则针对康巴文化研究中存在着盲目性和零散性的弊端，提出通过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来规范康巴研究，推动康巴文化繁荣发展。四川大学的冉光荣教授针对会议的讨论热点，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他